执行主编:刘琳佳 责任编辑:刘雪娇 电话:(0451)84612187 E-mail:lnliuxuejiao@163.com



老屋燕巢情深深

旧影重现

去年退休后,我和老伴一起迁居到大都市过上了含饴弄孙的生活。可是,心里总是惦记着故乡的老屋,以及老屋里的一草一木。前不久,我们返回故乡探亲,重访百年老屋。

推开斑驳陆离的老屋的街门,小院里遍布的是衰败的杂草和瓦砾碎片。抬眼望去,老屋屋檐下结构精巧坚固的呈碗状或花瓶状的燕巢,却完好无恙。嗨,让我将时光的指针,拨回到近半个世纪前。

1978年秋,我从村小学以全公社第一名成绩考入当地的联中。当我将喜讯带回家时,站在老屋屋檐下的母亲,高兴地向我奔来,并一把将我揽入怀中。她激动而又意味深长地说:“孩子,你从小就喜欢学习,又很用功,肯定会有一番出息的。这不,你就像咱屋檐下的小燕子,就要出巢去飞啦!”母亲的话让曾经不谙世事的我懂了许多。那时家中经济非常窘困,母亲为维持大家庭生计和我的求学,究竟付出了多少心血与汗水,是无法用数字计算的。

母亲松开我后,我从未如此有意识地来到屋檐下,仔仔细细地端详起燕巢来。很早就听母亲说过,许多年前,燕子就来到我家屋檐下搭窝了,这真是一件大好事呢,燕子不进愁人家嘛!燕子能栖居我家老屋,是一种吉祥、旺家的象征。这也仿佛预示着,从此以后,福气要进我家门了。

打那以后,几乎生活中的每一天里,我都能与小燕子们默契地相守。无论是上下学或参加生产劳动归来,每得闲暇,我都会抬头跟它们对视一会儿。燕子好像知我心,有时站在巢边看我,并发出“啾啾啾”的快乐叫声。有时特地飞出巢,在小院的上空盘旋地起舞。每到此时,我真是高兴至极,常常搬出高矮不同的两条凳子,在燕巢旁一边学习,一边谛听燕子的鸣唱。长大后,我要像它们那样,长好本领,凌空翱翔!

燕子是我默认的好朋友。那时,父亲初级中学毕业,是村子里较有名气的文化人。他说,咱老屋下的燕子有两种,家燕和金腰燕。家燕上体蓝黑色带金属光泽,喉部和前胸栗红色,腹部白色,尾巴呈深叉状,像剪刀。而金腰燕和家燕虽体型相似,但最明显的区别是腰部有一圈杏黄色的横带,因此也叫“黄腰燕”。这两种燕子的共性是吃蚊虫等害虫,对庄稼和居家都有好处。同时,父亲嘱咐我说,燕子喜欢跟着人住,是一种益鸟,不要随意捅窝或驱赶它们。于是,在佩服父亲学识渊博的同时,我也为父亲爱护燕子之情所感动。

百年老屋虽然建筑简陋,但历经风风雨雨后,依然挺立于村子西北角。因此,燕子们也久居不散。邻居曲大伯生前曾说过,这老屋挺结实,通风也好,是宜居之地。所以,这里也是燕子喜欢住的地方。后来,另据一位看风水的先生说,这老屋地角好,日后是要出人才的。我是一位唯物主义者,一向崇尚科学,从不迷信,然而自青少年时代起,却满怀远大志向。

1985年夏,我顺利地考入大学,毕业后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。每每回到老屋,燕子们都会欢快地在小院里飞舞,犹如迎接我的到来,祝福我人生的连连好运。

[天津] 许培良

父亲的英雄笔

上小学的时候,班里绝大多数学生都是拿着一块四四方方的小石板,用一支粗壮的“石笔”在上面写字算题。可外号叫木墩的同学,他却用了一支漂亮的“英雄”牌钢笔,这让我们都很羡慕。

放学时,我对父母讲述了这件事。母亲安慰我说,不要只看谁用了什么本子和什么笔,最后还是要看谁的学习成绩更优秀。父亲只是淡淡地笑了笑,没说什么。但我知道,父亲也有一支“英雄”牌钢笔,平时总别在上衣口袋,我非常希望父亲这时能慷慨将他的“英雄”笔送给我。

那支“英雄”牌钢笔,是父亲荣获了“先进工作者”的奖励。父亲视这支笔若珍宝,任何时候都笔不离身,只是换洗衣服时才取下放在桌子上。

一天放学后,父亲挑着水桶去井台打水,我知道他是要换洗衣服了,就偷偷拿起他放在桌上的英雄笔,就要往外跑。谁料一时失手,笔掉到地上,被我踩烂了。看到这一幕,我吓得头也不回地跑出家门。

天色渐渐暗了下来,我不敢回家,躲在村供销社门外一个黑暗角落,害怕地蜷曲着身子,斜靠着墙根勉强躺下来。虽然困意阵阵袭来,我仍努力睁大眼睛,一遍遍数着星星,强迫自己清醒。但不知什么时候,还是沉沉睡了过去。

一觉醒来,我却发现躺在自家炕上,我不明白,自己昨晚睡在供销社门外那个黑暗角落里,是如何回到了家?母亲说是父亲把我背回来的。

考取高中后,父亲送我去报到。路上,我提起了那件往事,父亲说:“那支英雄笔,是对我当时工作的肯定,虽然我现在回村当了农民,却从没忘记学习知识,知识就是力量,而那支‘英雄’笔就是知识的象征,所以我才笔不离身。正是那支英雄笔,陪伴我度过了一个个寂寞难熬的日子,即便遇到再难的事,只要一看到英雄笔,我就对生活燃起了希望,也想找个适当时机把“英雄”笔送给你。”父亲说着,从口袋掏出一支崭新的“英雄”笔,郑重地递给我,语气殷切地说:“希望你能拿稳这支笔,走好人生路”。

直到现在,我一想起五十年前做的蠢事,仍然愧疚不已。好在我没有辜负父亲,此后无论在学习上还是工作中,都不甘于人后,也算为父亲争了光。

[山西·临猗] 张达明

秋雨中的老戏台

入秋后,老家的雨一场接一场的,下得人心里烦。我回老屋取落在里面的几本旧书,顺道拐去了村西头的老戏台。

戏台早就荒废了。台顶的青瓦塌了半边,剩下的瓦缝里长满了瓦松。秋雨顺着破洞滴在台面上,砸出一个个浅浅的小坑。坑里积着浑黄的水,漂着几片落叶。台口的木柱子歪了一根,用两根树干撑着。柱面上的红漆,掉得只剩斑驳的印子。凑近了看,能认出“金猴奋起千钧棒”等残字,笔画已经被风雨剥蚀得模糊。

小时候,这戏台可热闹了。每年秋收过后,戏班子就会来唱戏,常常一唱就是三五天。我和外婆常去看。

有时我趴在台边看武生翻跟头,回头找外婆,看见她身子往前倾,手搭在耳朵边,眼睛一眨不眨盯着台上的演员。

我走上台子,在堆着些杂物的边角,脚下踩到个软乎乎的东西。低头一看,是只流浪猫,缩在角落里避雨。它看见我也不躲,睁着眼睛看着我。它身下压着张纸,我捡起来,似乎是张褪色的戏单。纸边烂了,上面的字迹被雨水洇得模糊,只认出个“包”字,或许是跟包青天有关的戏吧。戏单该是很多年前落下的,可能是县剧团来的时候印的,因为平时演戏根本没戏单。

雨下得密了,打在瓦上,发出噼啪噼啪的声响,像当年戏班子开场的鼓声。我站在台下,想起最后一次在这里看戏,应该是十岁出头吧。演的是秦香莲的故事,具体剧名忘了。外婆坐在台下,看到秦香莲哭庙,跟着抹眼泪,从兜里掏出手帕擦眼睛。

村里的老支书路过,看见我站在戏台前,停下脚步告诉我:“这戏台很快就要拆了,这里要扩路。”我点点头没说话。确实,戏台早就该拆了,柱子歪了,瓦塌了,没人唱戏了,留着也没用了。可我感觉喉头像被什么东西堵着似的。

雨停了,我转身往回走,走了几步回头看,戏台在暮色里像个沉默的老人。柱上的残字,台上的水坑,都浸在秋雨的清寒里。

[江苏·扬州] 李清

承印单位:黑龙江龙江传媒有限责任公司、经济日报印刷厂、广州蓝海印刷有限公司、河北报业传媒集团印务有限公司、河南省邮电科技有限公司、山东大众华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、西安蓝星新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、江苏鸿兴达邮政印务有限公司